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王筮泰

明文衡卷九

明　程敏政　編

議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

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胥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户内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户内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

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向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

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

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顔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顔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顔子配今也雜實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

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顔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顔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彞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

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佛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酳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

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説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

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茍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七出議

王　褘

禮大戴禮本命篇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其為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為五出於禮為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

有以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為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

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祀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絶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粢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絶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絶於人者也無子之絶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絶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絶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

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奚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並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茍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啟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況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為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固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

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令著於律奚為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為制禮之所不許即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為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

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
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
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
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大夫以下出
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某也敢告
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
俟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孫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
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

氏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為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暱細恵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為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為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論

衡運論　　胡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

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

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兑兑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

陰𣬈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

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順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内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内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命

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

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

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

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

摶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

摶之運陽之摶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

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

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

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乃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于篇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

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温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逺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絜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

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徃徃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

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大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戞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

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戹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尚賢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

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聦明睿智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禄或以幼冲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

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為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於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為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材而不免為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

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濵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茍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為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

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
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
諸侯貢於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
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
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
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
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
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

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為天下士也謷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内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傴傴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

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鉤螾為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鼃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為術亦踈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

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大夫者亦以為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略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為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

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

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矣而帝獨以為非賢而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臯陶為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葢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已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漸漸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漸漸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

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宴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並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眥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編户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孰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

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啟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開耳非有資於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

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帝王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别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畆婦人二十畆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畆而不倍惟歳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畆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寛狹

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而半丁不可無養也當户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以不給也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而不變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還是以小不足而大損所餘何捄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顧從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

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畒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户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歟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埶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

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

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畒或

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民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

之入脩千乗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數之阻無淳鹵曡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産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嬴絶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

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
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
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
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
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
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
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
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

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於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决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凡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畆漢人盖以二百四十

為畆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畆今所用者漢畆步也今之五十畆古之百畆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十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户以田均之計户得田六十七畆古之百四十畆也家獲百四十畆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户不過三百八十

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歳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

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盖深為唐

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慎習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數千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盖卿有以啟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

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為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為皇帝舉天下以為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盖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

綱立紀以為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為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為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

霸以為治逺於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熈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為賢主且去古未逺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為之為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為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盖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生燕冀者調車

馬居呉越者善舟楫習實為常各狎所安假令易車馬而操舟楫鮮不覆矣去舟楫而控車馬鮮不蹶矣此豈其性本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負戈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却頽俗而慕古法

垂憲典以事詩書王通氏曰帝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為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為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户不待閉方制四裔之外太平之效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為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為君方之於漢其寛仁孰與高帝其玄黙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

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
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為之志雖得中國終於茍安而止
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
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
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為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
也惟聖為能盡倫惟王為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
人也其所以為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
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茍以為遠而莫之法也其道

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為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况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枻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

為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為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

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蚑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摯毛食血飲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朦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為野㢮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

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末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

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闤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

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黄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

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益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

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

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焕乎其文矣有虞之後

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

既錫彛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

其子啟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啟之

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

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

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治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别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騖其私智異説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

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净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君臣之革

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闗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詠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茍不為皇猶當為帝茍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迂論

宗廟畧詳見通辨　　王　廉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

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為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

宗子為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亦將省於君歟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茍宗子與

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臆説若此俟知禮者正焉又按曾子問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禄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

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為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士所祭者祖與禰也曾祖則無廟審如崔氏寄廟之說則當為庶子之為大夫者別立曾祖廟矣其說似乎有理愚意以為庶子之大夫有事於曾祖當就宗子為

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祭高也但如此說大是平
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也又按庶子為大夫不敢立
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
也然則庶子為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
凡為大夫者則得立廟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
廟或不與庶子之為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
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為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
宗子之正派不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為大夫者自得祭

於其家小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為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子但用宗子為祭之主而告祭之更不論其分之尊卑惟以重宗為事歟予前說省於君而祭曾與就宗子之祖廟祭之其說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禮者擇焉

孔子墮三都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

甃於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顔為大司寇與之並立於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己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為之宰而三家無間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為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

不信乎朱子以為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使其自墮三都則三家之強也為何如哉公室之弱也為何如哉孔子畏其強而弱魯也必有以沮之矣夫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邑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已而墮之也苟為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而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為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為三家謀

為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為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為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為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

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己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强為己弱孰若使公室之强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為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為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二三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

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

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

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爲

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左氏以孟孫聽公歛處父

之謀而不墮成故公自圍之容或有之其曰費人襲魯

公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

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使誠有之孔子

之謀信亦疏矣孔子之舉信亦危矣殊不知公山不狃

以費叛名孔子之時按史記乃定公九年在孔子為中都宰之前經不書費叛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以公義一舉墮費無叛事如左氏所云朱子反以史記為妄而信左氏遂以墮三都為非孔子之謀而為三家自墮之論是年孔子為大司寇方用事於魯惡得欲赴費人之名且費叛而孔子乃欲舍魯之睦背季氏而去豈人情哉九年孔子未仕歎道未行故有興周之念而欲赴費然知其人終不可化而卒不

往亦乘桴浮海之意今已見用而其化及於季氏矣使於是時費果叛孔子欲赴之何哉由是觀之費叛在九年審矣左氏之妄又無疑矣吁千載之下雖朱子之考覈精詳猶為左氏所惑况他人乎蘇子以晏嬰為國以禮之事方之盖亦惑於左氏者也予反覆推究其情直據經史而以理折之如此專經之士幸勿斥其妄而去取之幸甚

鄆讙龜陰田 詳見左傳鈞玄

左氏以鄆讙龜陰田為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皆以為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鄆讙龜陰為魯田與汶陽不相干也朱子辨之詳矣但朱子以鄆讙龜陰田之來歸者於吾聖人無與焉又曰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殆非人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於祝其孔子相乃其實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可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却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來歸鄆讙龜陰田

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其事春秋惡得而不書之書之爲魯也非自以爲功也且有其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自處則善矣其如魯史何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實吾聖人之功但左氏以三邑爲汶陽田則非也

魯鄭易田

按許田乃許國也今許州許昌縣是也許乃周公朝宿之邑魯舊封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也許

非許田也許田非許也隱十一年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曰公會主謀者公也許田則固名為魯之田矣魯但不遽有之耳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鄭始得之初不聞以祊而易之也祊在沂州瑯琊縣在魯近地安得為鄭人湯沐之邑必魯之近地而失於春秋之前歟但經不書其失於何時鄭之有祊又不知得於何日祊為魯地為鄭所侵今欲結魯之援故歸於我書歸足矣又繼之曰我入祊欲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耳

初又不聞以祊而易許田也考之鄭得許田之由既如彼稽之祊入於魯之故又如此不知左氏何所本而妄生易田之說也

金縢非古書

予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珪乃

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却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憸人佞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為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封股醮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於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於先王

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册於金縢之匱中蓋卜册之書藏於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别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於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冡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册書宜不在宗廟金縢之匱即在其中武王疾

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之匱至今乃啟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誰能曲為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疑也故書於篇以俟知者

周六服朝見詳見三禮纂要

按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為親也如九州之外謂

之甸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以其荒服疏之也周時以洛為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萬里也今姑以二方論之周公封於魯魯去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二歲一見名公封於燕燕去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衛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名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設如先儒以鳥道計之縱魯在侯甸之間而燕尚在甸

界之服若以禹服計之魯當在綏服燕遠在荒服矣殊未諭也由是觀之周禮為未行之書信矣

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宋徽欽時金人南下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敵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常避狄人之逼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

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況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禄山之禍代宗幸陜以避吐蕃之難徳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禄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斡里雅布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金兵復至何㮚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廵貽宗

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梟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如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為元帥李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為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養生論　　　　　　　梁　寅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為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天

地之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其必有終亦宜矣然其生也旣異於物則亦久於物者也故人之壽至於百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過乎百歲其不善養者皆自促其生也善養之矣而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而謂人之爲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旣未之見則固未之信也夫天之生物者其性也其燭而爲日月爲列宿噓而爲風濡而爲雨露凝而爲雪霰爲霜雹怒而爲雷電蒙而爲雲霧是皆其情也

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也其適意而喜不適意而怒中不恐而哀中無主而懼見所美而愛見不美而惡求其所願而欲是亦其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以過天之情過則為水旱饑饉疫癘凶札斯天之失其常者矣人之情過則為淫邪放恣暴虐昏謬斯亦人之失其常者矣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合天而天道以順君子者或未能善天下而能善其身故修德以俟天而吾身以安衆人者不能善其身而縱於欲故悖

夫天德而促其生世之善養生者大槩先於治七情舍夫七情而復有神秘之術者吾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修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之學即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屏華違紛居閒處幽寂寞寡慮優游無為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為善矣其出而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樹其勲名則擾而非靜勞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奚以養曰所謂養生者唯視其當為者為之爾固非悖乎天以私其身也

苟能循乎中適乎義雖不幸而隕其軀其夭也亦壽也不循乎中不適乎義雖幸而全其軀其壽也亦夭也故治夫七情者奚窮達之異七情既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養德而身修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固斯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守者知吾身之疾雖在於多欲必屏其欲以瘳其疾明夫三德三行者其六脉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良也古之賢者以為則不賢以為監五藥之善也至於車馬聲色服飾器玩凡其

可羨可嗜者皆物之毒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身之疾既瘳然後於喜怒哀樂愛惡欲一循夫理而不至於過中焉是於疾去之後慎而又慎日養之以粱肉而助乎吾身之元氣也如是則上能佐君以永享天禄下能導民以躋於仁壽而已亦獲福考終矣孰謂養生之術非達者之宜乎聖賢之學所以可貴者此也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

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

壯鱗介羣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為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謂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

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卞和論

唐　肅

卞和以獻璞而刖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刖為剖而無玉刖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刖和自取者也非不和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章其識也即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以文章小技自衒而不售者其和之

徒歟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説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内傳曰參為晋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歳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説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為始詳客謂秦為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為觜觿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

趙為昴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
為營室東壁楚為軫翼吳為斗越為牽牛婺女而鄭康
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
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
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
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
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
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於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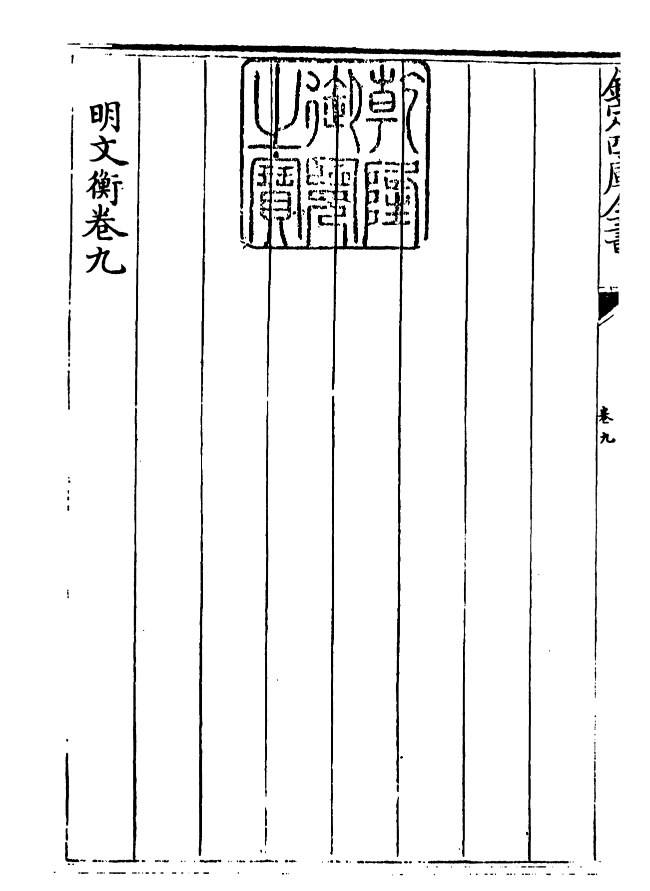
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吴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魯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旣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旣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

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彦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歳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説之難通也固宜盖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

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横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

吳北魯東之差其蔵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徼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

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列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明文衡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王筮泰

明文衡卷十

明　程敏政　編

論

樊噲　高啟

樊噲武夫也嘗擁劍推鋒從沛公以芸畨墾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宫室帷帳寶貨婦女欲

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屯灞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止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户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
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
論者誠刻矣哉

李泌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
不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於
殺其子而不疑弒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
沙丘之禍成於李兊湖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楊素

之流又不可以悉數盖小人懐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脅人父挾讐所親而嫉所愛一為所惑則父不得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於肅宗之昏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

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倓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歡悦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委曲剴到悽惋惻怛有足以感人者故聽之讒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氷釋既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之霑襟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弒殺之禍哉

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賈詡詡不對公

問其故詡曰屬有可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厄於其身親覩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泌之忠反覆善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揺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可不慎哉

民政論

方希古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猶鹿逐猿猱餒則食飽則奔迸跳躑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乎賢由胥吏以至於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所宜事居乎上者猶未以為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為比二

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族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司徒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屬乎遂人聨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壯弱少可任與否不必問其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然不敢少有忿怨避縮之

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為易簡之術以為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為治斥絕遺典而私心自為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刮絕之不復有為治之法徒任刑罰以刼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

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民也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鷙狠凶戾視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誶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於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顧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顧無死而不食也故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

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奸而肇釁禦而至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為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禮如先王之時固難也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為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於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為所不當為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

此設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為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人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為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若倣鄰里酇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為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士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

令者遇有徼發以趨事為先者為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為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之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

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盡人以藝分人以知哉養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為病不若人為恥各思勉為君子而不可止也故其自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教之以孝弟睦婣雖未有學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六德以觀其內試之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其詳且慎也蓋如此後之所望以為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

場被之以衣冠而納之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太學有
徵焉則又納之於太學計其所習未知拜跪之節興俯
之容而已肆有爵禄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
誦詩業文挾弓矢角膂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
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缺焉則以爲之爲之
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
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禄位爲得計莫不相勉
爲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

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頼之行兾其才之成莫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為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不必自望為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無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顔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為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為亦

未見才之可成矣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
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
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為大夫有
六德者亦俾為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
哉以為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為
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臯陶益
稷所為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為之
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人惟

行可以自力若才與藝則有能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所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亦必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疎遠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沉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茍因其所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難剛毅重厚者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

折衷以驗其為㓜使色厲而偽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賑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弗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強識而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臣之儲也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埸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習為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悅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為無僨事矣此太學之政也而為師者非極才德之美不可也

太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為凖郡縣之取弟子員也問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畒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二歲各升一人於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於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為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廪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用之也宜當知人之學之可任也則不怠於自修知各

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為於世矣為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遺其器則才豈可勝用哉冀北之富人聚馬盈谷而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揮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為治者能不失人之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

安所患哉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説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為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

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為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為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

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為輪回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鎛肩掀鼻俯膂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為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為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為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

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為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為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於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於甑而為始發之氣也茍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决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

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

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傲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刼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讋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焉之在原

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維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刼其君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辭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

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
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紂之暴可謂甚矣箕
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戚且賢事暴
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
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然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
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
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激於
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

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姦臣亂賊欲行簒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樂毅 燕昭王時築宮師事郭隗樂毅自魏往拜為亞卿後伐齊封為昌國君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

心曷當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比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

心而還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必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鋭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

仁政秦楚可朝四裔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廉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饑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啖糠覈之為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為也捨易為而求難知則為不智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為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歷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為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

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
正而禮樂興中國尊而四海服羣生之倫各遂其性而
無乖戾鬬爭則可為盡職矣不必汲汲然探其所難知
以為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
為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
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為知大體此非君
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
而俗癈壞其為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

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人事之道而事鬼且不可况不務人物之性而徼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為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為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恠雖可稱如吉

者猶溺焉而不以為異況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戕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必以為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為知大體可乎然則洪範之説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為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災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人善慮國家者每事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為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弭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

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驟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

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於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以此亡光武以為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又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也哉光武能著為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

厚德大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比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閨閤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王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拱手而責其成

功可也專横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鋭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説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

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歎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瑶臺瓊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横之辨而亡夫言豈可奇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

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為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寛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為明忍以為斷督責以為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澁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

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為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為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末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

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小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智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為土水而以刑罰為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為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為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為

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從來遠矣豈特

寔之罪哉

明文衡卷十